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城市建设确有“重地上,轻地下”的情况,不要说像武汉、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就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仍然只是“一年一遇”。

# 大雨淹城 暴露城市化的“浮浅”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暴雨侵袭,城市受淹的新闻,近期不少见。由此引出很多评论,指向对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的批评。

照片、视频、媒体报道、微博播报,传递着武汉暴雨淹城的信息,紧接着杭州西湖变海又带给人新的刺激,更惊人一幕出现在北京,故宫成湖,街道成河,路壁飞瀑,汽车没顶,地铁关闭,机场停航……还有更多的中小城市受淹,甚至连挤上报纸版面的机会都没有。

城市建设确有“重地上,轻地下”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简直可以说是中国的规律。不要说像武汉、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就是所谓的“一线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仍然只是“一年一遇”。

北京,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应该有更好条件和更高标准,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工程师介绍,北京市市政雨水管网按照1年到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举办过世博会的上海,其雨水排水系统也是基本达到“一年一遇”。另一座“一线城市”,举办过亚运会的城市广州,去年5月一场暴雨致全城近于瘫痪,官方称中心城区排水系统83%属于“一年一遇”。

也有好一些的。例如青岛的旧城,排水系统经常为人称道,据称是德国人所建。例如赣州,据报千年古老排水系统仍可保无涝。去年《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有文,透露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于1958年和1977年敷设共有1500多米的地下沟。本次北京受淹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工程师说,“只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共区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又据报道,在上海,少数重点地

区的排水标准为“3至5年一遇”。

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还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整体上把排水系统建设到“一年一遇”以上。我们知道,城市建设是有标准的。那么所有城市都未建设“一年一遇”以上的排水系统,应该是城市建设的标准产生了问题。

新华社报道在批评许多城市“重地上轻地下”时,援引专家观点,指责“城市太大,机能运转不灵”,而有的城市还在进行更大的规划。我想,如果排水系统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么这跟城市是大还是小没有关系,城市大了,暴雨会淹水;城市小了,暴雨仍然要淹水,因为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标准就是“一年一遇”,那么暴雨下到一年一遇上,淹水就是必然,大城小城都一样。

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暴雨淹城的报道。今年这一段,淹水情况十分集中。但去年、前年、前几年,广州、北京、济南等城市也发生过暴雨导致交通瘫痪,其中济南发生了多人死亡,北京直到今年仍有人因暴雨淹水而失踪。

尽管如此,我不能肯定,排水系统的问题,“重地上光鲜,轻地下建设”是否可作为全部的原因。我想,排水系统不只是与地上迅猛扩张的辉煌构建相比起来显得不足,就算同样涉及水患预防,它也比防洪设施要脆弱得多。例如,地上防洪设施,很多重要城市可达“百年一遇”,而地下排水系统,全国各城市基本就是“一年一遇”。

如果说“重地上,轻地下”是一个问题,那么排水系统出现的问题,就难以单纯归结为城市政府不重视地下管网建设。“一年一遇”的国家标准,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至少这样的标准没有充分认识到渍水的多发性,对渍水现象给予

了较高的宽容度。这里面可能有一种认识在指导,就是认为排水不畅产生的危害,不像地上出现问题(比如洪灾)那么大。实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洪水破城与暴雨倾城,造成的损失未必相同,然而,“百年一遇”与“一年一遇”,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一些。

我读过一点防洪史,知道唐代无论西安还是洛阳,都因排水不畅而易致内涝,比起汉代长安的排水设计要差很多。现代城市建设,当然无不考虑排水安全问题,客观地说,所谓“逢雨必涝、逢雨必淹”也是言过其实。但是,暴雨之下没有一座重要城市可以保证排水顺畅,已经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

近几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传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据说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雨果是否确有此说,或者城市的良心是否可以由下水道来代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雨下到哪里,哪里就会交通瘫痪,水淹全城,确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不安。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设计师宋建明曾经介绍,应当建设地下城市管道综合廊道,也就是“共同沟”来根本解决地下管网问题。共同沟这个专属的隧道空间可以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于一体,它于1833年在巴黎出现,现已被世界主要城市广泛采用。

不过,我看到日本自1958年开始建设共同沟,“目前,日本全国共同沟总长约为526公里”,不免有些疑惑。日本全国有多少座城市,也仅有526公里地下共同沟,可见地下沟建设之困难,就算中国仿效巴黎去建共同沟,需要多少投入和时间才能根除渍水问题?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孟非  
零距离



“你们当初决定哪一条路要收费的时候,需要研究半年到一年时间吗?怎么停止收费要那么长时间呢?”

——江苏省交通厅一位负责人回应南京机场高速天价路费问题时表示,省交通厅会对全省的公路收费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后拿出解决方案,时间是一年至少半年。孟非对此不解,发出如是疑问。

东升  
东升工作室



“让守法者心宽气顺,让违法者胆颤心惊。”

——针对央视南京盐水鸭市场乱象的报道,东升表示,有关职能部门、司法部门如何为保护包括龙头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真正出力是个大问题。

吴晓平  
听我韶韶



“我们正在实行的雨污分流工程,能不能在南京的新城,比如浦口新城、江宁新城,建公共下水道,能不能在新城区留一点儿良心呢?”

——近来许多城市为雨所困,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老吴担心老城被淹,希望新城铺上能及时排水的下水管道。



魏荣禄

## 可能90后没有喝过真正的牛奶。

——资深乳业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魏荣禄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乳业标准的降低是因为受到企业左右。

##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请记者离场

——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拒绝记者采访,清华大学教授范红坦称此举是担心媒体抹黑东莞。

清华跟北大对于中国的贡献,远比哈佛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多。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宁夏大学作报告时称,北大清华对于中国这几十年来发展有决定性的贡献。

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我还是对得起茂名人民的。

——广东茂名原副市长杨光亮受审认罪称自己为茂名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付出了心血。

任何处在总统位置上的领导人都会希望参选。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希望参选总统,但这个决定不仅取决于他的意愿。

我已筋疲力尽,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向公众宣布一个保守近20年的个人秘密:他是一名非法移民。

在现代化过程中,似乎文化整体都迷了路。

——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教授表示,现代化带给中国文化的冲击大于欧洲。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体现了亚努科维奇试图消灭我这个竞争对手的企图。

——即将出庭受审的乌克兰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称自己遭到了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政治迫害”。

## 根治“天价高速”需出重拳

回应《“天价高速”为何不高速纠错》(6月19日柒周刊A3版)

乱象丛生的“天价高速”收费,直接导致了物流成本的上升,引起物价上涨,为百姓深恶痛绝。目前,国家五部委联合发文整治,

无疑是对广大百姓呼声的直接回应。但笔者认为,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受“天价高速”的利益驱动的现实,恐怕仅靠轻描淡写的发文,

或靠地方政府的自查自纠,难以达到目的。只有用实招、出重拳,“穷追猛打”,才有望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大丰 钱扣荣)

## 继续发展是最好的纪念

回应《一日长于百年》(6月19日柒周刊A4—A11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前夕,柒周刊用8个版的篇幅作特别报道,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细

节,还原了党的一大的真实历史,客观性、可读性兼具。中老年读者,藉此温故而知新;对青少年读者而言,是极好的“学习课

本”。重温历史是创新发展的动力。先辈传递的火种将继续照亮中国的未来之路。(常州 许植基)

## “到某城看海”让谁羞惭?

回应《今年最大一场雨,南京城33处淹水》(6月19日柒周刊A13版)

进入梅雨季节,被雨水淹没的城市渐多,比起“到某城看海”的调侃,南京城的淹水似乎算不了什么。城市被水淹现

象,有偶然性又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在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过程中,是坚持以人为本、着眼民生的理念还是唯GDP、唯政绩

是论。它折射的是城市管理建设与建设者的水平,拷问的是执政者的良知。(如皋 富强)

## 科研滞后,食品危险必然超前

回应《对危险的添加剂,绝不能再有宽容心态》(6月19日柒周刊A22版)

2200种食品添加剂中无法检测的竟有6成,岂不吓人!面对仍然在不断出现并且可能由食品蔓延至药品的添加剂丑闻,有

关部门与个别专家的解释和推诿让人疑窦丛生,很不放心。一方面,这么多年用于食品生产的各类添加剂在暴利下急剧增加,

另一方面监管检测却缺乏跟进。要知道科研上“盾”的滞后,食品安全危险的“矛”必然超前。(苏州 俞兴根)

##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E-mail:njmengqiu@163.com